

從軍事倫理教育 論國軍軟實力之建構

著者／簡子文 許至璿 李顯威

政治作戰學校85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正規班307期
曾任排長、連輔導長、政戰官、隊長、營輔導長及教行官
現為政治作戰教育訓練中心政戰教官。

陸軍官校86年班、國防大學管理學院運籌系碩士班100年班
現就讀海軍指參學院陸戰組104年班

政治作戰學校85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正規班307期
曾任排長、連輔導長、政戰官、隊長、營輔導長及教行官
現為政治作戰教育訓練中心政戰教官。

一、幾世紀以來，國家實力的本質隨著科技的發展正在改變，統治者必須思考如何將軟面向的實力嵌入整體實力的運用當中。如此一來，傳統上只重視軍事設施、迷信武力的思維，在一個立體三維的賽局(three-dimensional chess game)中已經落伍。要在任何賽局求勝，必須先看清楚所處的情勢脈絡，尋找並發展自身軟實力的基礎。

二、以往，軍隊總是給人神秘、封閉的感受，軍隊中的事物總是不為外界所知。但在今日的社會當中，任何軍事組織，實無法置身於群眾之外。有學者亦指出，無論在傳統安全或是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下，民眾混雜在軍事任務當中，已經是一種趨勢，在這樣的情境下，軍隊為有利其軍事任務的達成，爭取民心，使民眾成為達成軍事任務的助力，愈突顯其重要性，也因此，國軍軟實力的提升具有其無可替代的地位，本文乃透過軟實力的視角，分析軍事倫理教育與國軍軟實力建構關係。

壹、前言

幾世紀以來，國家實力的本質隨著科技的發展正在改變，統治者必須思考如何將軟面向的實力嵌入整體實力的運用當中。¹如此一來，

傳統上只重視軍事設施、迷信武力的思維，在一個立體三維的賽局(three-dimensional chess game)²中已經落伍。要在任何賽局求勝，必須先看清楚所處的情勢脈絡，尋找並發展自身軟實力的基礎。

以往，軍隊總是給人神秘、封閉的感受，軍隊中的事物總是不為外界所知。但在今日的社會當中，任何軍事組織，實無法置身於群眾之外。有學者指出，無論在傳統安全或是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下，民眾混雜在軍事任務當中，已經是一種趨勢，³在這樣的情境下，軍隊為有利其軍事任務的達成，爭取民心，使民眾成為達成軍事任務的助力，愈突顯其重要性，也因此，國軍軟實力的提升具有其無可替代的地位，本文乃透過軟實力的視角，分析軍事倫理教育與國軍軟實力建構關係。

貳、軟實力的意涵

一、軟實力的源起

「軟實力」(Soft Power)一詞，係由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所提出。他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院長，曾擔任美國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以及主管安全協助、科學與科技的副國務次卿等職。隨著冷戰結束，美國一強獨霸，似乎給了20世紀80年代風行一時的「美國衰落論」一個明確的答案。在美國是否衰弱的辯論當中，奈伊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駁斥當時普遍認為美國衰弱的看法，不斷提醒勢力如日中天的美國要注意軟實力的重要性。

奈伊軟實力概念的啟蒙，是受到名政治學家巴克萊奇(Peter Bachrach)和巴拉茨

(Morton Baratz)兩位學者的影響。⁴1962年，這兩位學者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實力的兩個面向〉(Two Faces of Power)⁵，啟發奈伊「實力的第二種面向」概念。⁶次年，又於〈決定與非決定：一個分析架構〉(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⁷提出實力的「吸納」(co-optive)性質，從而影響著奈伊主張：「軟實力是吸引力而非脅迫力」的論述。

有了這兩位學者在思想上的啟迪，再藉由當時美國衰弱論的催化，促使奈伊創造了「軟實力」一詞。它的首次提出，到全面性討論的專著出現，可細分為三個階段。本文係針對當時國際上，具重大意義事件的發生為劃分的標準。這些事件分別為：(一)美國衰弱論的出現；(二)911恐怖攻擊事件；(三)美國發動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戰爭。奈伊對於這些重大事件，分別提出了他個人見解與看法。不論是期刊發表，到專著的討論，甚至直接以「軟實力」為主題的專門著作，都可依稀窺見其軟實力論述，日漸茁壯的影子。順著如此的脈絡觀察，將有利於對軟實力概念及其內涵、起源與演進有透澈的了解。以下便針對各個階段分別論述。

(一) 第一階段：美國是否衰弱的爭論

越戰以來，美國各界開始對美國實力進行評估，各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80年代美國

是否開始衰落的辯論中，較具代表性的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他在《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中指出，美國和歷史上的霸權國一樣，由於帝國的過度擴展，而消耗了精力，導致逐步衰落，為避免衰落，應進行適度的戰略收縮。對於這樣的論點，奈伊除了在《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期刊中發表〈改變中的世界力量本質〉(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等文章以外，還出版《勢必領導：改變中的美國力量本質》(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以軟實力概念駁斥當時的美國衰弱論。他認為，由於冷戰的結束，國際情勢的驟變，在「世界各國實力的衡量」以及「實力的本質」上，均產生了根本上的變化。過去，一個大國的實力係以其在戰爭中的表現作為衡量標準，而時至今日，實力的界定不再強調軍事力量和征服。其它像是科學技術、教育和經濟成長等因素，在國際現勢中顯得日益重要。⁸在冷戰時期，東西方對抗的主要軸心是「硬實力」（軍事武器、核武嚇阻等），特別是大國使用軍事力量來維持國際體系的平衡關係。現實主義論者所強調的也是硬實力的作用。⁹然而，隨著兩個超級強權全球軍事對抗的消失，經濟、文化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現今，在全球資訊時代的背景下，國

家實力的評估方式出現了變化。對此，奈伊指出，儘管美國的實力遇到來自中國、歐洲以及日本的挑戰，但美國並沒有衰落，美國可以透過新的實力來源來實現其國家目標，例如操作全球相互依賴、管理國際體系結構和共用人類文化價值等。¹⁰奈伊認為，這種新的實力就是「軟實力」。實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現，特別是在文化、教育和大眾媒介方面。因此，即使美國的硬實力面臨挑戰，但只要能發揮軟實力的優勢，美國仍然可以繼續領導世界。

（二）第二階段：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的省思

奈伊在《勢必領導：改變中的美國實力本質》(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提出「軟實力」概念後，前後歷經了十幾年的時間才進入第二階段。2001年，美國遭受911恐怖攻擊事件的打擊，隔年，奈伊的另一本著作《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為何美國不能專斷獨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付梓。奈伊認為，經歷此事件後，美國必須認清其權力的不足之處，儘管是世界唯一超強，未來一百年內也無人能出其右。但其矛盾之處是，美國的權力並沒有大到可以單獨解決任何像是全球氣候變遷與恐怖主義等問題，而必須仰賴其他國家的合作。

若一味地邁向單極體系，將會是最終削弱美國自身力量的主要原因。若美國要繼續維持其世界的領導地位，就必須重新界定國家利益，

學習設法將全球利益納進美國國家利益的界定當中，避免專斷獨行、參與國際多邊合作。更應減少使用傳統「硬實力」手段，增強其文化、價值與制度的吸引力，即軟實力。奈伊也隨即強調，這並非否定軍事力量的重要性，但在事實上，在許多關鍵的議題中，例如毒品走私、國際金融穩定等，軍事力量非但可說無能為力，甚至還可能製造反效果。

（三）第三階段：經歷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後對軟實力的全面性論述

美國歷經了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後，2004年奈伊再推出《軟實力：世界政治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以下簡稱《軟實力》)。他指出美國在遠征阿富汗、伊拉克等一意孤行的作為後，伴隨而來的是反美情緒的高漲。美國資深外交官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甚至認為2003年是「長久以來反美主義的頂點」。澳洲觀察家亦認為：「伊拉克戰爭給我們的教訓是，美國的軟實力正在衰退。」¹¹另有懷疑論者認為「聲望是短暫的，不該成為外交政策的指標」、「美國不用在意外國人心裡在想些什麼」¹²。在面臨軟實力的衰退、漠視軟實力的言論四起的情況下，奈伊以此書作為回應。除了對美國軟實力的持續衰退發出警示外，更強調一再忽略軟實力將付出更高代價。¹³由於軟實力概念自提出以來，有些人將它誤解、誤用，甚至把它看作是可口可樂、好萊塢等通俗文化一般的影響力。¹⁴鑑此，為了讓世人對軟

實力一詞有更正確的了解，奈伊書中除對軟實力進行系統性地論述外，還就其他行為體所擁有的軟實力及軟實力的運用等等新的問題做了一些闡述與分析。雖然某些基本的概念稍有重複，但此書對軟實力的定義較前面兩本書更為精確，舉例的範圍更為寬廣，使用的民意調查及歷史研究資料也是新的，而且探究軟實力的意涵、限制的方式亦是之前所沒有使用過的。¹⁵

奈伊有關軟實力的論述相當多，多散見於其不同的著作當中，惟篇幅均相當有限。¹⁶然而，此書不僅是以軟實力為其主題，且對於軟實力的描述上較為全面且較有系統，在其定義上的精確性亦受到奈伊本人認可，因此，本文接下來所要討論的軟實力定義，將以此書的觀點為主要依據。

二、軟實力的定義

奈伊的軟實力概念自提出以來到《軟實力》一書的出版，前後歷經十幾個年頭，過程當中，有些懷疑派論者反對軟實力這個想法，更有分析家認為軟實力只不過是流行文化力量而已。基此，奈伊針對這些論點，均在《軟實力》書中一一回應。在書的一開始，奈伊即開宗明義的指出，軟實力為一種「透過吸引(attraction)而非強迫(coercion)或報償(payments)，進而獲得你想要的東西(get what you want)的能力。」¹⁷雖然奈伊的定義相當明確，但若僅從字面上的意思解讀，恐怕無法體會軟實力的具體內涵，因此，若要全面

且深入的了解奈伊的軟實力概念，尚需有以下幾點認識。

（一）吸引力與軟實力

從奈伊對軟實力的定義來看，不難發現軟實力是以「吸引第三方」為主要手段，進而達到「獲得你心之所欲」之目的。然而，從奈伊的論述當中(如表2-1)可發現，軟實力的構成，必須建立在對目標產生吸引力的基礎之上。若無法產生吸引力，軟實力將無法發揮。

從奈伊的論述中可發現，他不斷重複強調，

只要產生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就有可能將這吸引力轉化成軟實力。進一步而言，無論任何組織或團體，只要能產生吸引力，便可產生軟實力。對此，奈伊舉了一個最好的例子來證明。即便是惡質的組織和團體也擁有軟實力，在信眾眼裡，就算惡魔也有軟實力。類似蓋達組織的跨國恐怖組織也許受多數人排斥，但顯然也能吸引到極端份子。¹⁸因此，吾人可以合理推論，欲構成軟實力的第一步，必須依賴吸引力的形成。

表2-1：奈伊的軟實力論述

著 作	內 容	性質
Soft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如果我的行為是透過可察知但又無形的吸引力所決定—軟實力就發揮作用了。	吸引
SmartPower	一個國家也許可以在世界政治中獲得它想要的結果，因為其它國家想要追隨它；讚賞它的價值；以它為模仿的對象；追求它繁榮與開放的程度。	吸引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軟實力是一種透過吸引他人而非威脅或利誘，而獲得你心之所欲的能力。	吸引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g	某個國家若得以在國際政治中獲得其所欲結果，有可能是由於其它國家願意追隨它，欽慕其價值觀，學習期發展歷程，或渴望達到與其相同之繁榮開放程度的原故。	吸引

資料來源：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7. ; Joseph S. Nye, Jr., “SmartPower,” Leadership Excellence, 26(2):18, 2009, At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Leadership+Excellence+0209_ap&source=web&cd=1&ved=0CCYQFjAA&url=http%3A%2F%2Fwww.findthatfile.com%2Fsearch-72258180-hPDF%2Fdownload-documents-leadership-excellence-0209_ap.pdf.htm&ei=AhwT6TUJaKimQXBvKm0Bg&usg=AFQjCNE-UJyj5SZDIGPFIF-k7CK0CYoNTA (Accessed 2012/3/20) ;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9, No. 2 (Summer, 2004), pp. 255-270. At <http://www.maeganandjoe.info/temp/School/A-PSMG%204347%20-%20GLOBAL%20PERSPECTIVES%20ON%20TERRORISM/Unit%204/14448732.pdf> (Accessed 2012/3/20) ;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

（二）情境脈絡與軟實力

奈伊認為，「情境脈絡」對於軟實力的實現至關重要。任何力量要產生效果，必須視情境脈絡而定。¹⁹雖然得到別人的好感往往可以換得你想要的結果，但這些好感在實際上能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得視其所處的情境脈絡和目標類型而定。²⁰例如，讓中國或拉丁美洲的觀眾對美國產生好感的美國電影，說不定在沙烏地阿拉伯或巴基斯坦會招致反效果，削弱美國的軟實力。又比如說，流行文化在文化相近的情境中，比較容易吸引其民眾，並產生軟實力。²¹這樣的描述指出軟實力有其侷限性，軟實力的發揮會受限於不同的「對象目標」或「時空背景」等相關的環境因素，軟實力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應有其「不同的運用方式」，才能發揮其效果。例如，在2004年南亞大海嘯，海地的強震等「情境脈絡」下，美國運用軍隊行使的各種人道救援行動(不同的運用方式)，進而對當地人民產生吸引力。這些透過武裝力量的運用所產生出來的吸引效果，似乎與奈伊的軟實力概念相當類似。

（三）行為性質與軟實力

在探討行為性質與軟實力關係之前，吾人需要了解奈伊在實力上的劃分。他雖然具體的將實力分為經濟、軍事以及軟實力三類(如表2-2)。但他亦認為這三項實力資源息息相關，只是程度上的差異。²²換言之，在行為性質上，奈伊並不否認硬實力有時也會有吸引力或

是軟的一面，硬實力也會給人好感。²³

例如，2003年美國遠征伊拉克，其中的軟實力動機則是新保守派相信可以用美國的力量把民主外銷到伊拉克，並改變中東的政治生態；²⁴美國在經濟的非凡貢獻下不僅帶來財富，也提高了美國的聲譽與吸引力；²⁵中國的經濟成長率相當驚人，每年約在7%到9%間，國民生產毛額躍升3倍之多，這也提升了它的聲望與軟實力；日本經濟的亮眼表現不只使它成為富國，也增加了日本的軟實力；亞洲的經濟奇蹟是不爭的事實，也曾一度為其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創造了軟實力。²⁶最後，奈伊進一步指出，即「軍方也在軟實力的創造上扮演重要的角色」。²⁷基此，我們可以了解任何行為要判斷其是否是軟實力的表現，要根據其行為的性質來判斷，例如維和部隊的軍事行動，它顯然是軍事的一種運用，但其運用的方式、背後的性質，是一種善意的、柔性的，以及可以對第三方產生吸引力的。基此，我們似乎可以將它歸類為一種軟實力的運用。

（四）軟實力具有目的性

吾人可以知道一國實力的論斷，本身即具有其困難性。更何況要具體衡量軟實力這種較為抽象的概念。從奈伊的論述當中，對於軟實力的衡量標準，似乎沒有系統性的、較為完整的篇幅加以論述。從最早奈伊對於軍事、經濟等硬實力與軟實力的一刀切，再到近年來於文章中表示「軍隊也可以透過吸引他人產生軟實

表2-2：實力的三種類型

	行 為	主 要 方 式	政 府 政 策
軍事實力	威嚇、阻止、保護	威脅、武力	強制外交、戰爭、結盟
經濟實力	誘惑、威逼	收買、制裁	援助、賄賂、智財
軟實力	好感、議題設定	價值觀、文化、政策、制度	公共外交、雙邊及多邊外交

資料來源：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31.

力」，不難發現，軟實力的範圍似乎有擴充的趨勢。這不免令眾多研究者產生混淆。但若從奈伊對軟實力的定義上著手，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研究者試圖回歸到奈伊的定義去理解，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軟實力可以成立。奈伊說：軟實力為一種「透過吸引(attraction)而非強迫(coercion)或報償(payments)，進而獲得你想要的東西(get what you want)的能力。」²⁸從定義上可以顯見，「透過吸引而非強迫、或報償」是一種手段，「進而獲得你想要的東西」是它的目的。換言之，軟實力具有其目的性，它強調對目標所產生的「效果」。係依據「被行為者」對「行為者」所施加實力影響的態度進行性質的判斷。當實力的「行為者」採用「非強制性」手段使得「被行為者」對其實力採取積極認可的態度，甚至主動迎合「行為者」的利益訴求時，該實力才真正產生了奈伊所定義的軟實力現實效果。當此效果產生的同時，才能真正被當作軟實力來看待，否則即便是滿足了「非強制性」的要求，也只會作為潛

在軟實力資源而存在。

因此，研究者認為軟實力的衡量標準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軟實力的作用方式要是非強制性的、主要依靠吸引力來發揮影響，其作用途徑是隱性的，滿足這一標準的實力資源即為潛在的軟實力資源；第二，最終決定軟實力存在與否的是依據在「被行為者」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需進一步探究是「被行為者」對於「行為者」權力的積極認可還是消極抵觸、是否達到了施動者的預期。只有「行為者」的實力效果符合其預期，潛在軟實力資源才真正可以被視為發揮了軟實力。

參、軍事倫理教育與國軍軟實力之建構

一、軍事倫理與軍隊

「倫理」(ethics)乃是人員依據其價值觀採取行動之標準。價值觀乃是一些中心信念、諸如責任、榮譽與正直等，並進而促成人員採取

各種積極的態度與行動。倫理價值觀與是非感有關，故於做出有關倫理決定時，應優先考量倫理價值觀²⁹。

「軍事倫理」(military ethics)則是伴隨戰爭與軍事組織活動而產生的產物，³⁰分析若干學者的研究文獻發現，軍事倫理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界定：

(一)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於所著《軍人與國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一書中，將軍人的價值、態度和觀點界定為一種軍事倫理，並分從基本價值觀和見解、國家的軍事政策、軍隊國家的關係等三方面，來闡釋「專業的軍事倫理」(professional military ethics)³¹。

(二)佛遜(Nicholas Fotion)與艾弗史壯(Gerard Elfstrom)在合著《軍事倫理學：平時與戰時的指針》(Military Ethics: Guidelines for Peace and War)一書中認為，軍事倫理在釐清由於動用武裝力量所衍生的道德問題，解釋這些問題彼此間的關係，並試圖解析期間的頭緒³²。

(三)哈特爾(Anthony E. Hartle)在所著《軍事決策中的道德議題》(Moral Issues in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一書中認為，軍事倫理係由若干法令、規定或傳統、慣例所形成的一組典則，用以統攝、指引軍隊成員的行為；它可能是正式訂頒的守則，亦可能是紀律、慣例等形塑行為的非正式規範所構成³³。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發現「軍事倫理」即是

「以軍人為行為主體，其應有的信念與行為的規範」。主要內容係由若干正式的法規與非正式的信念所形成的一組典則，其作用在形塑軍隊及軍人應有的價值系統與行為模式。其目的乃期使軍人能藉此培養正當的倫理觀念，瞭解自己的角色分際，表現出合乎組織與社會期待的行為³⁴。

其實，軍事倫理的思想自古即有，此於東、西方社會相關文獻的記載中皆可發現。在中國先秦諸子及歷代兵家的思想中，如文天祥「正氣歌」所云：「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嚴常山舌」，都是軍人倫理的風範典型³⁵。

在西方基督教義、阿拉伯人的聖戰觀念等，也可發現軍事倫理思想的脈絡。當代軍事倫理的研究，則由於軍事專業化的發展，在西方社會歐美民主國家逐漸受到重視。³⁶例如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1962年對西點軍校演說時，揭示「國家、責任、榮譽」的價值觀，強調它就是軍校生要秉持和所應實踐的信念。³⁷另克勞賽維茲(Clauswitz)則認為軍人武德有：愛國、勇敢、果決、信心、堅忍、紀律等³⁸，從些的例子不難發現，西方世界對軍事倫理的重視。

由上述東、西方的例子可知，軍事倫理確實是軍人所必須奉行的圭臬。一個軍人若是不遵守軍事倫理規範，恐將失去民眾的信任與支持，這樣的軍人終將會喪失其合法性，遭到群眾的撻伐。軍事倫理對於軍隊，之所以如此重

要，是因為軍隊是國家特殊的團體，也是擁有大量具殺傷性武器之合法武裝力量。其成員必須經過嚴格的教育及專業訓練，具備良好的軍事專業倫理素養，始能操作精良之武器裝備，成為現代化的仁義之師。

軍隊存在之目的為抵禦外侮，保衛國家的生存發展，維護民眾之安全與福祉，而向為國人所信賴與敬重。因此，世界各國對武裝部隊官兵素質之要求及訓練，均藉由不同層級的軍事或軍官養成教育培養；國人亦以較高標準之倫理規範，要求軍隊踐履軍人武德，其目的在節制、約束與確保軍人合法使用武力，並受到文人政府之控制，善盡保國衛民之職責³⁹。

其實，軍事倫理的重視，古今中外皆然，不過形式與名稱不同。但就其內涵與目的來看，中國早期即以「道」、「忠義」的思想教化官兵忠君護土的觀念。⁴⁰中國兵學家早已意識到忠君愛國與軍人職業道德的重要性，認為士卒除了體能戰技的訓練外，心智上的鍛鍊與涵養是維繫官兵之所以能奮勇殺敵，為國犧牲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價值觀的培養與職業道德的塑建列為建軍備戰的同等重要的工作。軍隊的戰技體能訓練固然重要，但只光靠體能的訓練是不足以塑造出鋼鐵勁旅，唯有教以忠義，使官兵認識「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才能使官兵有「親下死長之心」，否則與只計個人得失，不顧國家利益的「傭兵」無異⁴¹。

透過軍事倫理的教育，希望塑造出具中心思想的軍人，即具備職業道德的軍人，但隨時代

背景與教育對象不同，中心德目有所差異，早期以主義為中心價值，隨著民主化，軍人價值由主義轉變為民主信念，不管教育方式與形式如何，始終是圍繞此中心主題，只不過對象上有程度上的不同，士兵是以灌輸基本的價值認知，職業軍人則要求深化到個人價值觀中，以堅定「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信念⁴²。

是故，軍事倫理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諸如愛國教育、軍人武德、精神教育、思想教育、軍人核心價值等，雖然著重的部分略有不同，但均是以軍事倫理為中心，只是藉由各種不同的教學面向，將軍事倫理深植至每位官兵的心中。綜合而論，軍事倫理教育是每個國家及軍隊維持系統運作的無形力量，⁴³無此則難以產生對組織的認同與凝聚力。

二、軍事倫理教育與軟實力

（一）個體層次

就軍隊而言，軍事倫理教育是以其所要的方向形塑軍人，⁴⁴它是思想教育的核心，實質上凝聚了軍人的向心力，使軍人具有某種特殊的人格與身份，更進一步可使軍人堅持固有道德信條，使軍人在戰時更能容忍比平時更為嚴苛的體能負擔，例如像是長行軍、長期陣地戰等等。再者，軍事倫理教育使得從事軍事行為的軍人，都義無反顧為國家犧牲奉獻⁴⁵。

身為軍人，無論內在的價值觀、信仰與信念，或者是外在的體態與得宜的言行舉止，都是必備的基本條件。⁴⁶傑金斯(Gwyn

HarriesJenkins)認為，接受過思想教育的軍人，必是優秀的軍人，換句話說，思想純正、思想忠貞乃優秀軍人的必備條件。而在軍官之間建立一種共同信念，自信與互信，可以加強軍隊團結，提高工作效率，增強戰力⁴⁷。

思想可以成就精神，因此，軍事倫理教育是一種精神戰力的培塑。不論在平時或戰時，精神戰力皆極其根本性的維繫著軍隊的軍事效能。軍隊以從事戰爭準備、遂行戰爭和執行戰爭以外的軍事行動，捍衛疆土，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主要職責所在。但不論平時的備戰，亦或戰時從事作戰或執行戰爭以外的軍事行動，軍隊的行為莫不在精神戰力所指涉的意志與士氣，⁴⁸以及思想、武藝、武德等因素的影響之下，支配物質力量，善盡職責，甚且決定戰爭勝負。⁴⁹

另一方面，軍事倫理的武德教育中，武德精神是軍人道德層次的精神修養，如果軍人不崇尚武德，就沒有道德標準依據，便沒有資格成為革命軍人。現代軍人對國家要盡大忠，對民族盡大孝，是國家強盛、民族發展的張本，也是現代軍人精神武裝的憑藉。⁵⁰這種集體一致的信仰與力量，也就是部隊的團隊精神，具有濃厚的教育意義與社會學意義，它可以強化每個社會團體之間的凝聚力，並可定時增加各個社會團體與成員之間的接觸、團結一致性⁵¹。

（二）國家層次

從國家的層次來說，軍隊倫理的重要性，彰顯出軍隊對於文人政府以及國家社會的影

響力；因此，文武關係也就成為軍隊倫理的核心所在。所謂的文武關係，其所指涉的是「武裝力量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一種廣義的解釋，意指廣泛的包括軍人與文人政府，以及軍人與民間社會的關係，說明了軍人不僅與文人政府產生互動關係⁵²在自由民主國家內，武裝力量的工作要經得起史無前例的公眾審視，⁵³軍事人員必須展現最高的倫理標準，⁵⁴而這些倫理標準，並不是具體的行為規範，它是一種軍人的素養與特質，有賴透過軍事倫理教育所養成。

軍事倫理所包含的軍事價值觀，隱含著社會大眾對於軍人的「角色期待」，這樣的角色期待，深深影響軍隊與社會關係之良窳。現代的民主國家軍隊，軍人其實是「穿著制服的公民」，所言所行都受到人民之監督與審視，軍隊實已無法置身於社會事務之外。再者，面對資訊化時代的來臨，大眾傳媒之運用及產生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加以社會大眾對國防軍事事務日益關切，遂使軍隊與社會的關係更為密切。

在這樣的密切關係下，軍事倫理教育更突顯其價值。軍隊是社會結構中合法的武裝團體，也是政府在面臨國內外明顯或潛在威脅的主要保衛者；同時，由於軍隊具有高度威望、重大職責和完成職責所需的物質資源，故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不但是武力的管理者和使用者，更對國家安全、社會安全與政治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⁵⁵一般而言，各國政府之所以設

立軍隊的主要目的，不外乎以其強大的力量來「保國衛民」。而軍隊在「保國衛民」的任務中，更需積極關注軍—民關係，發揮「為民服務」的精神，使人民的安全與福祉能夠充分獲得滿足，這樣才稱得上是一個稱職的「仁義之師」，也惟有如此，方能得到人民堅定不移的擁護。例如近年來，國軍在救災任務當中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救災過程中，發揮「積極主動」、「紀律」、「堅忍」、「正直」、「勇氣」與「愛民助民」的倫理精神，這些表現均獲得來自國內民間、大眾傳媒、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高度讚揚。國軍儼然成為救苦救難，聞聲救苦的象徵⁵⁶。

（三）國際層次

就國際層次而言，軍事倫理教育的影響力則體現在國際的人道救援任務中。例如民國99年1月12日，我國友邦海地共和國(Republic of Haiti)發生嚴重地震，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均感同身受，紛紛投入大量的救援人力與賑災物資，其中軍隊即為各國第一時間提供緊急援助的關鍵主力。我國特別派遣空軍493聯隊C-130運輸機執行「慈航任務」，代表政府執行賑災任務，一共飛行19,600多公里，這趟飛行是國軍建軍以來飛行距離與時數最長、最多的一次，沿途與美軍配合，充分驗證了國軍得精實戰力與專業素養。國軍按時完成任務到達海地，順利將物品贈送給海地駐多明尼加大使，讓這位大使感動的說，海地人民會永遠記得中華民國人民的愛心；另外，我國在海地

的救災行動，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美國華盛頓郵報、時代雜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廣播公司等多家主要國際媒體，對於我國政府單位及民間組織積極迅速參與國際救援行動，均給予高度肯定。⁵⁷

又例如民國102年11月，菲律賓遭海燕颱風重創，亟待國際救援，我國軍於12日派遣運輸機馳援菲國，運送各界物資，協助菲國災後重建。過程中我國軍與菲律賓軍方及當地慈濟人員，協力完成物資發放，充分展現尊重、互助及合作之專業素養，亦獲得菲國民眾的感佩。⁵⁸

由上述例證可知，我國軍在國際上的人道救援行動，均表現出軍人的高度專業與標準，這些軍人特質，正是軍事倫理教育所培塑而成的。此外，一支凝聚力強盛、自我認同度高的軍隊，往往能得到外軍的效法，例如美軍這樣的堅強勁旅，就非常注重軍人的軍事倫理教育。雖然美軍的國防科技領先世界各國，但其對於軍人武德的要求，一樣是許多國家學習的對象。其著名軍事學府「西點軍校」對軍官的養成教育，更為眾人所載道，其校訓「國家、責任、榮譽」也是我國各軍事院校一再強調的軍人武德觀念，這些正是軟實力的具體表現。

肆、結語——深化軍事倫理教育以建構國軍軟實力

英國陸軍以優秀聞名於全世界，這強烈地反映在其士兵與軍官身上。這些名聲源自並依賴明確的承諾、自我犧牲奉獻與相互信賴而來，

其價值與標準對作戰效益是非常關鍵的，也是陸軍賴以維繫的命脈；這些價值觀不僅是言詞而已，必須對其產生信仰並以此為生活標的，因此，這些價值與標準是落在行動的有效與合理解釋，必須滲透到每一個指揮單位與組織，直到這些東西變成自然而然為止。⁵⁹意即，軍隊的專業軍事倫理不應僅僅是被戰士們記憶或背誦的東西，而是應該如何將這些東西內化。⁶⁰

軍人價值觀的展現，即是軍人接受軍事倫理教育後的產物。軍人價值觀反映了國家對軍隊的根本要求，決定著軍隊的方向，引領著軍人的理想、信仰和行為，是軍人的精神支柱，是軍人完成其肩負使命的根本保證，是強化部隊戰力的思想基礎，也是養成軍人道德品質的前提條件。⁶¹軍人的品德攸關軍隊的形象，軍隊形象則直接影響政府以及民眾對軍人的信任與否。是故，欠缺武德與紀律不佳的軍隊，並非軍隊或軍人本身的形象問題而已，而是關乎國家安全與利益⁶²。

擁有核心價值觀的軍人通常受到人們認同，進而可以獲得人民的支持，但必須經歷教育培塑的過程。正確的軍人價值觀不是與生俱來，不是到了軍隊就突然領悟的。是必須透過不斷的觀念灌輸和教育引導，才能使官兵從根本上瞭解軍人的價值是什麼；為什麼要確立正確的軍人價值觀，從而增強其辨別是非的能力，並提高實踐的自覺性。⁶³而這樣的價值觀，正是軍事倫理教育所強調的重點。

國軍各級將領也常常在不同場合，以各種方

式，臨機性的對我國軍進行軍事倫理觀念的灌輸，例如前國防部長高華柱先生於2011年6月16日陸軍黃埔軍官學校校慶致詞時曾提及，軍人不單是一種職業，更是以生命相許的志業。任何一位將校從決定投身軍旅的第一刻起，他們基本的目標與核心價值，就是要在國家存亡之際，以性命捍衛國家的生存與人民福祉⁶⁴。這也意味著軍人需要擁有與一般民眾不同的價值與理念，如此才能成就保國衛民的重大責任。⁶⁵具備愛國心、高尚品格和道德情操的軍人，不但是部隊最堅實、穩固的基礎與精神戰力的主要來源，更是左右戰局的決勝關鍵。⁶⁶

此外，為因應作戰型態的快速演進，國軍刻正推動國防轉型，以提高人力素質為主要著眼。但是，沒有優秀的國軍人才，就不可能達成各項目標，沒有完善的人才培育機制，讓人員適才適所，發揮專長與功能，就無法強化國軍工作效率，而優質的人才才是國軍進步、成長並贏得人民信賴與肯定的動力，⁶⁷然而，要成為國軍優質人才的首要條件是，具備為國犧牲奉獻的專業軍事倫理。其實，軍人在軍事倫理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支軍隊的品牌形象。社會上的有志青年選擇從軍，無論其動機為何，軍隊的屬性畢竟還是與一般的職業不同，薪俸獲報酬僅是用來吸引年輕人從軍的考量之一，但是甘願接受艱苦的訓練以及諸多的限制，已非物質或金錢利益所能補償。⁶⁸

根據國外的研究報告顯示，歐美年輕人有著共同的軍職選擇動機，其特徵為：對軍事有興

趣，被理解對軍事領域及其價值、傳統與生活方式有著一般的、普遍性的偏好(此種興趣通常表現在軍事領域內的某種特殊興趣，如渴望飛行、航海、成為傘兵、山地部隊的成員)；渴望冒險、積極生活、接受自我考驗；希望報效國家、獻身國防部門的特殊單位；以低價或免費的機會獲得大學層級的教育與訓練。⁶⁹仔細分析前述的從軍動機，其實對軍職的選擇，有志業的取向，也有職業的考量。⁷⁰撇開惟利是圖的個案不談，軍隊生活的困難與艱辛，實在不是用利益的換取可以衡量比較的，很多人繼續選擇在部隊中服務，一定對國家的未來寄與厚望，想盡自己的一份心力，報效國家，這正是軍事倫理教育所發揮的影響所在。

軍事倫理教育的主要內容係由若干正式的法規與非正式的信念所形成的一組典則，其作用在形塑軍隊及軍人應有的價值系統與行為模式。其目的乃期使軍人能藉此培養正當的倫理觀念，瞭解自己的角色分際，表現出合乎組織與社會期待的行為。軍事倫理是軍人所必須奉行的圭臬。一個軍人若是不遵守軍事倫理規範，恐將失去民眾的信任與支持，這樣的軍人終將會喪失其合法性，遭到群眾的撻伐。軍事倫理的涵養，攸關軍隊的形象，軍隊形象則直接影響政府以及民眾對軍人的信任與否。是故，欠缺武德與紀律不佳的軍隊，並非軍隊或軍人本身的形象問題而已，而是關乎國家安全與利益。相反的，擁有核心價值觀的軍人，對外可吸引廣大群眾的認同，進而可以獲得人民

的支持，甚或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從軍；對內則使國軍將士們，克服從軍的孤苦與艱辛，甘願戮力於戰訓本務工作，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故軍事倫理教育，實為提升國軍整體軟實力之基石。

-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1.
- Ibid. , p. 4.
- Andreas Wenger&Simon Mason, “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ivilians in Armed Conflict,” *CSS Analyses in Security Policy*, Vol. 3, No. 45(December 2008) , p. 1.
- 劉德斌,〈「軟權力」說的由來與發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4期，2004年7月，頁55-56。
- Peter Bachrach&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4, 1962, pp. 947-952.
-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5.
- Peter Bachrach& Morton S. Baratz,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7, No.3, 1963, pp. 632-642.
-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1990), p.29.
- 劉德斌,前引文,頁56。
-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op. cit., pp. 29-35.
-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127.
- Ibid., p. 128.
- Ibid., pp. 128-134.
- Ibid., p. xi.
- Ibid., p.xii.
-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1990, pp. 177-192; Joseph S. Nye. Jr. ,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1995, pp. 90-102; Joseph S. Nye. Jr., “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4, 1999, pp. 22-35; Joseph S. Nye. Jr., “ Honey of Soft Power Will Catch More Flies,” *Los Angeles Times*, Feb 17, 2003; Joseph S. Nye. Jr., “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3, Iss. 3, 2004, pp. 16-20; Joseph S. Nye. Jr., “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9, Iss. 2, 2004, pp. 255-270.

-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x.
-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95.
- Ibid., p. 12.
- Ibid., pp. 15-17.
- Ibid., p. 17.
- Ibid., p. 30.
- Ibid., pp. 25-26.
-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26.
- Ibid., p. 33.
- Ibid., pp. 83-85.
- Ibid., p. 116.
- Ibid., p. x.
- 國防部總戰局譯印，《美軍聯合通用倫理法規》(台北：總政治作戰局，2003年11月)，頁218。
- 詹哲裕，〈國軍軍事倫理教育的省察〉，收錄於政治作戰學校編，《第三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作戰學校，2000年6月)，頁9。
- Samuel P. Huntin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60-62.
- Nicholsa Fotion & Gerard Elfstrom, *Military Ethics: Guidelines for Peace and War*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pp. 1-5.
- Anthony E. Hartle, *Moral Issues in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Kansas: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3-56.
- 王俊南，〈軍事倫理的規範與價值—兼論國軍與共軍的差異〉，《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04期，2008年6月，頁111-113。
- 詹哲裕，前引文，頁9。
- 詹哲裕，《軍事倫理學—軍事專業倫理的理念與培塑》(台北：文景書局，2007年8月)，頁15-20。
- 轉引自詹哲裕，前引文，頁9。
- 同上註，頁10。
- 卜耀宗，〈個體層面—軍人倫理的規範與實踐〉，收錄於張文廣編，《軍事倫理的規範與實踐》(桃園：國防大學，2009年10月)，頁23。
- 余一鳴，〈國軍政治教育內涵與界定之研究〉，《復興崗學報》，第82期，2004年，頁80。
- 余一鳴，前引文，頁81。
- 同上註，頁97。
- 同上註，頁105。
- 莫大華等譯，〈軍隊的倫理教育〉(Ethics Education in the Military)，收錄於查爾斯·莫司考斯(Tor Arne Berntsen)等編《後現代軍隊：冷戰後的武裝力量》(The Postmodern Military: Armed Forces After the Cold War)(台北：政戰學校，2005年12月)，頁13。
- 譚傳毅，〈法國軍人精神戰力〉，收錄於洪陸訓編，《軍隊政治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作戰學校1998年10月)，頁194。
- 轉引自謝奕旭，〈武德「內化」與「外顯」的困境—國軍軍事教育的再省思〉，收錄於崔永生主編，《99年「軍人武德與品格教育」學術研討會》(桃園：國防大學，2010年9月)，頁207。
- Gwyn Harries Jenkins 著，〈傑出將士之教育與訓練〉，收錄於錢武南譯，《各國軍事教育訓練制度》(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4月)，頁5。

- 蔣緯國，《蔣總統與國防》(台北：黎明文化，1976年3月)，頁28-33。
- 同上註，頁103。
- 吳秋慶、洪光遠，〈武德領導之概念性內涵初探〉，《復興崗學報》，第84期，2005年，頁26。
- 張肇麟，〈凝聚精神戰力發揚武德精神〉，《青年日報》，2012年4月3日。參見<http://news.gpub.gov.tw/news.aspx?ydn=w2u5S9CJZGAXB%2fzPg%2fq7ahBURwZ%2fxCk0H%2bRnvuMETfYz5bF2t%2fKd6MyJZPXlqSu260gIL5VwY5GD1z3R1h%2fJEe%2bMU2NqID7G1Zds0dXLu5l%3d> (檢索日期：2012年4月3日)
- 王先正，〈團體層面-軍人倫理的規範與實踐〉，收錄於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彙編《軍事倫理的規範與實踐》(桃園：國防大學，2009年10月)，頁52。
- 莫大華等譯，前引文，頁1。
- 同上註。
- 王俊南，〈從「軍事倫理」面向探討軍隊支援災害防救任務〉，收錄於張文廣編《非傳統安全重大災害救援行動》(桃園八德：國防大學，2010年11月)，頁48-49。
- 〈出席八八水災國軍災害防救有功官兵表揚大會致詞〉，《馬英九總統98年言論選集》(台北：總統府，2009年)，頁160。
- 王俊南。前引文，頁61。
- 吳佑璋等，〈國軍援災愛心揚四海〉，《青年日報》，2013年11月，版1。
-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Values and Standards of the British Army,” January 2008. At http://www.army.mod.uk/documents/general/v_s_of_the_british_army.pdf (Accessed 2012/3/9)
- Brian Imiola, Danny Cazier, “On the Road to Articulating Our Professional Ethic,” *Military Review*, Vol. 90, Special Edition(2010), p. 17.
- 馬根生，《軍事軟實力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4月)，頁113。
- 馬根生，前揭書，頁113-114。
- 姜大宇，〈高華柱勉師生薪傳黃埔形塑精銳國軍〉，《軍事新聞通訊社》，2011年6月16日。參見<http://tw.news.yahoo.com/%E9%AB%98%E8%8F%AF%E6%9F%B1%E5%8B%89%E5%B8%AB%E7%94%9F%E8%96%AA%E5%82%B3%E9%BB%83%E5%9F%94-%E5%BD%A2%E5%A1%91%E7%B2%BE%E9%8A%B3%E5%9C%8B%E8%BB%8D-160000952.html> (檢索日期：2012年3月5日)
- 謝奕旭，〈在未來衝突及任務環境中軍人品格與德行之調適〉，收錄於韓岡明編，《建國一百年軍人武德與品格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1年9月)，頁209。
- 姜大宇，前引文。
- 同上註。
- 謝奕旭，前引文，頁208。
- Giuseppe Caforio, “Military Officer Education,” in Giuseppe Caforio, e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Military* (New York: Springer, 2006), p. 276.
- 謝奕旭，前引文，頁208。
- 謝奕旭，前引文，頁210。